

B

O

R

大哥

Priest/著

下

Brother

T

H

E

R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Priest/著

下

Brother

# 大哥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大哥. 下 / Priest 著.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322-9344-5

I. ①大… II. ①P…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0999 号

---

主 编: 乐 坚  
策 划: 卢 卫

装帧设计: 曾妮妮 细 细  
责任编辑: 卢 卫 张维辰  
文字编辑: 山 朋 momokii

Priest/著

下 Brother

# 大哥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印 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5322-9344-5

定 价: 3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本图书印装质量出现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0-87608715-321

CONTENTS

# 目录

大哥 下

第十六章	端倪	005
第十七章	暗潮	023
第十八章	将崩	045
第十九章	安眠	075
第二十章	离别	091
第二十一章	苦夏	119
第二十二章	重逢	133
第二十三章	渗透	157
第二十四章	放纵	167
第二十五章	清明	191
第二十六章	惊心	205
第二十七章	动魄	221
第二十八章	溯源	229
第二十九章	终章	247
	番外篇一	255
	番外篇二	261
	番外篇三	265

Priest/著

下

Brother

大哥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 前情提要 ■

面对坎坷而无能为力的命运，魏谦磕磕碰碰地带着弟弟妹妹踩着困难成长，终于也从不良“中二”少年长成了人模人样的社会精英，但不省心的事每天依然一件不少。

对大哥怀有微妙情感的魏之远在心意折磨中时刻挣扎着；而一向缺根筋的小宝因成绩下跌而被大哥严厉批评，并禁止再去跳舞。在青春期的热血鼓动之下，小宝竟然离家出走……

CONTENTS

# 目录

大哥 下

第十六章	端倪	005
第十七章	暗潮	023
第十八章	将崩	045
第十九章	安眠	075
第二十章	离别	091
第二十一章	苦夏	119
第二十二章	重逢	133
第二十三章	渗透	157
第二十四章	放纵	167
第二十五章	清明	191
第二十六章	惊心	205
第二十七章	动魄	221
第二十八章	溯源	229
第二十九章	终章	247
	番外篇一	255
	番外篇二	261
	番外篇三	265



## 第十六章 · 端倪

魏谦和三胖到了目的地，老熊已经提前打好了招呼，上回给他们介绍项目的朋友举着个从鞋盒子上裁下来的硬纸板牌子，在车站迎着他们。

老熊这个朋友原名“李狗蛋”，长大后自己改成了“李风雅”，是个农民出身的企业家，早年当包工头带建筑队发家，是老熊在倒腾茶叶的过程中认识的。

李风雅的副业是在全国各地倒腾土特产，主营业务有两个，一方面搞建筑，一方面搞拆迁，连拆带盖，一条龙服务。

然而他赚的依然大抵是辛苦钱，早就瞅着投资开发的那些人眼红了，只可惜手头弄不来那么多钱，这才想着拉人入伙。

可惜上回老熊来看了一眼，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李风雅本来以为这事黄了，没想到还有转机，因此接人接得欢欣鼓舞。

李风雅有四十来岁，其貌不扬，长得又黑又瘦，双眼内凹，身高不足一米七，腰围不足二尺一，乍一看，像一块黑乎乎的牛肉干。

寒冬腊月里，他也不嫌冷，外套拎在手上，身上穿着件名牌衬衫，袖子卷着，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洗了，揉搓得像一块咸菜干，前摆塞在了裤腰里面，后摆露在了裤腰外边，走路时随着他欢快的步伐一上一下地起伏，活像穿了个屁帘子。

虽说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可世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即使身披金缕玉衣，别人也只会以为他把家里竹片子凉席抱出来搁身上了。

魏谦已经见过一面，因此见怪不怪，三胖却没见过这么富贵的穷酸，大吃一惊，偷偷跟魏谦咬耳朵：“哟，这位大兄弟是从哪个煤窑里爬出来的？”

魏谦说：“黄世仁一号坑。”

三胖恨不得缝上自己的嘴。

有客远来，按规矩，李风雅自然是要招待一番，到了饭桌上酒过三巡，互相“青年才俊”、“老谋深算”之类臭不要脸地吹捧一番，李风雅才开始说正题：“上回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眼下除了咱们，还有好几家都盯着这块地，听说有一家还请了个外国设计师来规划，‘狗长犄角——装洋’啊，弄得挺是那么回事的。”

三胖忙问：“我们都是外地人，不懂里面水有多深，那您觉着这事靠谱吗？”

李风雅哑巴了一口小酒，摇晃着脑袋叹了口气：“难说。”

“怎么？”

李风雅压低了声音，用筷子蘸着酒在桌子上划了一道，伸长了脖子，压低了声音说：“因为我一直惦记这事，所以也活动了不少关系，不瞒你们俩小兄弟，国土局和市政府那边，我都说得上话——当然，也别以为老哥我有多了不起哈，我说得上话别人当然也说得上话，没点路子，谁也不敢打这主意对吧——国土局那周主任，以前是我们老乡，前两天刚跟他一块喝完酒，也聊了聊，哎呀，这个事，现在真不好说啊……你们知道那几块地中间的商业街是吧？”

见两个人点头，李风雅继续说：“那是咱们当地一个公司投资搞的，他们老板姓张，这个张总是咱们书记的表弟，现在是这样的，一条商业街建得红红火火，但是我们张总不知道哪根筋搭不对了，只租不卖，说是要保证档次，不能让这条商业街变成小商品批发市场。现在档次有了，资金链‘啪叽’断了，上亿的项目砸进去，贷款都到期了，要

不然周围那几块住宅地能便宜咱们？不可能的，就是现在，各家都流着哈喇子等着，前提也是盼着姓张的弄不来钱，大家才能吃人家牙缝里漏出来的，万一张总想开了，‘咣’地把商业街一卖，或者弄到了新的资金，咱们都白扯。”

三胖：“他干吗不卖？”

李风雅一拍大腿：“想不开嘛！”

三胖：“没钱了他可以找人合作啊，背景这么硬，难道没人借钱给他？多少借来点，再找个人合伙出资，不是齐活了吗？”

李风雅比比划划地说：“不，胖兄弟，你没明白，说好听点，是他一时回不来款，难听点就是他的现金链已经崩断了，‘嘎嘣’一下，断啦，死翘翘啦！你明白了吧？”

李风雅极爱用拟声词，好像这样能增加他的词汇量似的，“嘎嘣”俩字，喷了三胖一脸唾沫星子。

三胖抹了一把脸，从他沉重的唾沫星子里感受到，拿下这件事的艰难困苦。

“再有背景他也是个民营，民营最怕什么？没钱啊，我的胖兄弟！”

李风雅说完，伸手抓起桌上的一个大肘子，三口啃了，吃完一抹嘴又说道：“跟你们直说了，咱们张总那人吧，有点酸，我见过一面，哎哟我的老娘，那眉头一皱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我看他像是刚从南天门出差回来——人家看不上我们这些土财主，不然我用得着千里迢迢地找上你们吗？”

直到这时，魏谦才开口问：“李哥，照你的意思，他除了卖了手里这条商业街，没别的办法了？”

李风雅琢磨了片刻：“也不一定，真开土动工的话，他没准吃力。但要是肯借个壳子，找人替他出面包装出个新项目公司，以项目公司的名义再立项融资拿下这块地，然后直接溢价脱手也不是不可能，还能回流一大笔现金，就是时间长点，而且吧……这事要是放我头上，我干也就干了，张总那人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种穷酸掉价的事，他老人家不一定乐意做。”

魏谦垂下眼想了想，最后跟李风雅商量的片刻，一行人决定第二天去走访一遍商业街，到附近踩个点。

晚上回到旅馆，魏谦就着半凉不热的水，洗了个澡把酒醒了。头发都没擦干，他就把自己之前的策划书找出来撕了。

三胖冷眼旁观，直说风凉话：“跟你预期有出入吧？傻眼了吧？没辙了吧？要我说，咱还是收拾收拾东西，明儿买车票回去吧……你听听你那咳嗽的，喘气都有杂音，两片肺气门芯都掉了，直漏气。”

魏谦瞥了他一眼，怀疑老熊让三胖跟着来根本就是不怀好意。

三胖完美地扮演着猪八戒的角色，逮着机会就提议分行李回高老庄，实在是动摇军心的不二利器。

老熊那个外表憨厚、内心猴精的货，说不定上次来就知道了，这次就是想让他知难而退。

三胖接着说：“谦儿，我看这事压根没戏，人家老李一个地头蛇都蹚出水深了，你还想怎么样？难不成要派你三哥我去诱惑政府官员？我可告诉你啊，‘士可杀，不可辱’。”

魏谦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痛苦地看了三胖一眼：“三哥……咳咳，算我求你了，要点脸吧！”

“别诬陷我，我的节操和肥膘一样永垂不朽，”三胖站起来扭了扭腰，“得，您老人家慢慢琢磨，我觉得晚上吃的那烤鸡不错，在咱们班师回朝之前，我决定多批发几只，回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魏谦打开李风雅走后门给他弄来的一张规划图，铺在床上，低哑地说：“要回你自己回，我反正不走。”

三胖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魏谦气定神闲地说：“见了棺材我也不落泪，落泪有什么用？没事，我有第二计划。”

三胖眼睛一亮：“你还挺神，早料到……”

魏谦：“现想的。”

三胖沉默地打量了他一会：“谦儿，我怎么就弄不明白了——上火车前你是这样，火车上你是这样，到了地方了解了情况你还是这样——你那底气都是从哪来的？你凭什么就认为你肯定能拿下来呢？”

魏谦抬起头，因为生病和休息不好，他的眼睛里略有血丝，而眼神是沉着的，尽管经年累月地沾着一点含而不露的阴郁，核心却又是坚定而心无旁骛的。

“‘攘外必先安内’。”魏谦说，“我精力有限，决定了做的事，如果再反复怀疑、反复犹疑，那我一天到晚真是什么都不用干了。我也不知道我凭什么，但我已经决定做了，在这个前提下，我就不想别的。”

三胖随之严肃地问他：“那如果你失败了呢？”

魏谦平静地摇摇头：“我不考虑这个。”

三胖急了：“你怎么能不考虑这个呢？你这不是瞎搞吗？来之前你考虑过这个张总吗？总有你想不到的事，你什么都不想，不觉得自己太轻率了吗？”

魏谦冲他笑了一下：“暂时的失败不是失败，只是意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有意外，我需要考虑的也是怎么弥补损失和利用意外带来的机会，没别的。”

三胖算是服了他这诡异的、近乎邪教信仰般的精神境界，认命地暂时挥别了他亲爱的小烤鸡，躺在了另一张床上。

魏谦他们已经走了好几天，魏之远终于放假了——那意味着春节到了。

这个春节大哥不在，全家人都过得没滋没味。

只有新年钟声响起来的时候，魏谦的一个电话才打回了家，可是四下都是炸碉堡一样的爆竹声，魏之远连他说的什么时候回家的消息都没能听清楚。

少年挂了电话，开始正式思考起他注定坎坷的情路。

魏之远知道，他的感情太惊世骇俗，没有人能乍一听说就坦然接受的……何况还是大哥那样的人。

魏之远其实考虑过，如果他透出一点倾向来，大哥会不会碍着他的感受，多少会捏着鼻子了解一些，容忍一些呢，继而慢慢习惯呢？

那将是一个漫长的拉锯过程，而且魏之远没有会成功的信心。

少年在心事面前，人总会不由自主地多愁善感、踟蹰不前，何况这场注定了暗无天日的暗恋。

魏之远在这方面难得不自信，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大哥会不会像对待小宝一样对待他，肯为他一再退让，乃至底线全无。

如果他干脆认为自己疯了呢？

如果他觉得这恶心得超出了他可接受、可退让的范围呢？

一声巨响，巨大的烟火在空中爆开，楼下的私家车给吓得“叽喳”乱叫，魏之远的耳朵被震得有些耳鸣，他情不自禁地偏了偏头，否决了这个想法。

他无法接受魏谦对他形同陌路，一想起这个，他那种源自幼年的、时刻担心被抛弃的恐惧感就会再一次把他淹没。

他必须要稳妥、平和、有效。

魏之远不知道自己还有多长时间，他认为自己首先需要营造一个潜移默化的环境，就像蜘蛛织网一样，得先有个大框架，而后循序渐进。

除此之外，他认为自己还需要一个队友。

魏之远把目光移到已经靠在沙发上睡了不知多少觉的宋老太身上，片刻后略过了她——她比大哥更难说服，说不定跟她解释明白整件事就很痛苦。

最后，魏之远的目光落在了小宝身上。

怎么……不动声色地，想办法让她站在自己这边？

魏谦这一走，连最后一个学期的开学报到都没赶上，是魏之远拿着他的学生卡到学校，替他注册完的。

这期间，魏之远活像罹患了神经病一样，在家里堆满了各种艰深难懂的书、资料和文艺作品。内容涉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一些猎奇的艺术等等。

宋老太不识字，看见大部头的书就心怀敬畏，每次发现魏之远带着浅度的近视眼镜翻书的时候，她连经过都会蹑手蹑脚。

小宝却觉得她小哥哥有点不正常，在青少年堆里，业余时间里不踢球打闹的青少年显得都不怎么正常，哪怕是传阅闲书，传的也都是武侠玄幻、漫画言情一类，没有人会看这东西。

小宝觉得他太阴郁了，正好新学期的语文课上选读了卧轨诗人的作品，小宝看了以后心惊胆战，越发觉得魏之远有随时想不开的征兆。

她先是跟奶奶说了，可奶奶不信她那套，认为她自己不学无术不读书，所以也看不惯别人读书。

宋小宝第一次期盼大哥快点回来。

然而她一直等到了阳春三月，才再次见着魏谦的面。

正月底，当魏谦把几份协议一字排开地摆在老熊面前的时候，老熊用表情充分地说明了什么叫作“惊呆了”。

当时魏谦从那商业街里走过一圈，心里立刻就有数了。

他开始紧锣密鼓地考察，做市场定位，同时也给李风雅出了个难题——让他一定要去接触一下张总。

这把李风雅愁的，他是真不愿意和张总这样洋气的人打交道。

大过年的，头发都掉了一把，谁知此时，“老天爷”却给了他一个机会。

张总的儿子正在念初中，当地民风比较彪悍，中小男孩经常是一语不合就能在路边抓挠着打起来，李风雅见到那小子时，他正被七八个小混混围着。

李风雅发财不忘本，逢年过节愿意和他的民工兄弟们混在一起喝酒吃肉，当时身边有好几条喝得微醺的汉子。但小混混打架，李风雅他们早看惯了，老李这把年纪，不再会“路见不平一声吼”了，他原本要视而不见地径直经过。

谁知就在这时，脑残的“受害人”大声自报身份：“我爸是大老板，我表叔是当官的！弄死你们，信不信？”

魏谦整天给李风雅施压，让他去接洽张总，巨大的压力几乎把李风雅弄出神经衰弱来了。他原本就对张总念念不忘，一听这话，本能地停下了脚步。

民工兄弟们跟着停了下来，伸长脖子看着。

老李思量了片刻，伸手一指：“大过年的，这都干吗？让他们别打了！”

他一声令下，几个小混混见此阵容先害怕了，互相看了一眼，打了个呼哨，跑了。

老李装作和颜悦色地把“受害人”拉起来一问，真是闭眼就有人给递枕头，这二头巴脑的小子就是张总那宝贝儿子！

那龟儿子蹦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直眉楞眼地伸手一搭老李的肩膀，没大没小地说：“哥们儿，谢谢啊！以后你就是我大哥，有什么事我罩着你！”

李风雅心想：“这小兔崽子肯定缺心眼。”

同时，他脸上却哈哈一笑，豪情万丈地说：“不算事，都是缘分！”

三胖得知后，对魏谦感慨地说：“老李那孙子挺有两下子啊！能来事还有运气，福将。”

魏谦的声音被他自己咳嗽得嘶哑极了，然而一点也没有妨碍他高深莫测地对三胖冷笑，他说：“那帮打人的小崽子是我雇的。”

三胖：“……”

为防止他们出现显得刻意，张总那头，一直是老李在接触。

而邪魔歪道的小手段只是辅料，真正打动了张总的是以老李的名义递上去的一纸框架协议。

表面上这个协议是老李和张总双方的，老李出资占股 25%，同时约定垄断了上下游的工程。张总作为明面上的大股东，占了剩下的股份，负责整个的项目操盘。

但张总没钱啊，于是这里引入了第三方的隐形股东，李风雅直到这时，才把魏谦他们介绍给张总。魏谦和张总之间签订了第二份协议，在整个项目的框架协议上和张总一方绑定；老熊作为不记名的实际股东，负责出钱；张总作为登记在册的名义股东，全权负责整个项目，包括拿地、走手续和销售全部的操盘工作，末了享受 15% 的分红权。

张总他们空手套白狼，玩了一回在当时极其前沿的“轻资产”概念，减轻了风险的同时，张总可以把周边住宅和商业街弄成一个整体，这是最吸引他的一点。

他之所以怎么也不肯卖商业街，就是希望能弄出这么一个地标性的、品牌的東西。张总是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他做梦都想在市中心挖出一块地，弄出一片他自己的王国一样的极具个人风格的建筑，可惜过于精雕细琢，才导致之前的项目周期拉得太长，乃至资金链崩断。

交给他来操盘，在张总看来，比仗着关系摆弄个土地收点溢价，让他热血沸腾得多。

他和魏谦一拍即合，月底就拿下了用地协议，期间魏谦和三胖也没闲着，借助着张总这条桥，把所有的关系门路用酒瓶子铺了过去，平均一天两到三顿的酒，每天晚上回宾馆第一件事必然是吐个死去活来。

同时，他们跟着张总跑前期，盯规划，半夜爬起来研究一擦一擦的法律条款，草拟各种协议，送交专业人士审阅，各种测算和现金计划修改了一版又一版，打印出的废稿摞起来足有两尺来厚。

跟着魏谦这个工作狂，三胖那声称和节操一样永垂不朽的肥膘竟然一个月去了十斤，腰带松了个扣眼。



老熊也没想到，三千万，竟然让这两孩子活生生地给啃下来了。

而魏谦原本想一直跟到项目开始预售、资金大笔回流的时候，反正大四下半学期也没课了，他交论文答辩的时候露个脸就够了，不过没想到最后还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死胖子一语成谶，他的肺真的漏气了，咳嗽了一冬天，不负众望地转成了肺炎。

最后，他被老熊亲自赶来给拎了回去，扔在家里勒令休养。

魏谦非洲难民一样地回了家，被宋老太逮着了大呼小叫的机会，连着给吃了三天炖鸡，弄得他看见砂锅直恶心。

他这次回家，直觉魏之远不对劲，然而乍一看又和以往一样懂事用功，魏谦看了半天，也说不出这弟弟到底是哪里不对劲。

到了周末，魏之远估摸着他的隐形同伙宋小宝要和大哥反应情况了，所以早早地如往常一样出门去上额外的课，把发挥的机会留给小宝。

宋小宝果然不负所望，心里憋不住话，魏之远一出门，她就偷偷跑过去跟魏谦说：“二哥可能是要得自闭症。”

“……”魏谦，“你还是看动画片去吧。”

“真的！”宋小宝指天发誓，“不骗你！不信你去他屋里看看！”

魏谦：“多大人了他还自闭症，不愿意搭理你就是自闭啦？我也懒得搭理你，我们都自闭？”

宋小宝和熊嫂子说好了，周末去她那学舞蹈，不能耽搁太长的时间，眼见大哥一点也不把她的话当回事，她跳起来拖起魏谦，死乞白赖地推着他一路到了魏之远屋门口，拧开门：“你自己看啊！不跟你说了，讨厌！我走了。”

魏谦对魏之远屋里有什么，真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尽管魏之远那种越来越单薄的性格一度曾经让他挂心，但他仍然认为，那小子已经这么大了，一切都应该知道分寸。

在魏谦眼里，小宝和小远总是不一样的。

宋小宝毕竟是女孩子，让魏谦去理解她，实在是有些困难。她长得太显小，性格也不见得有多大，魏谦有时候其实也知道，她也勉强能算是大姑娘了，好歹是知道要脸